

《哪吒之魔童闹海》成功的启示

■ 程伟

在电影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一部动漫电影如同一颗耀眼的新星,迅速崛起并创造了票房奇迹,它就是《哪吒之魔童闹海》。2025年春节期间,这部电影不仅成为了观众们热议的话题,更是荣登中国影史票房榜首,位列中国影史票房第1位。其成功的背后,蕴含着诸多值得文化创意产业深入思考与借鉴的启示,尤其是在动漫设计创意方面,为整个行业竖立了标杆,也给文化创意业提供了启示。

一、深度挖掘传统文化宝藏

《哪吒之魔童闹海》脱胎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哪吒这一经典形象在中国家喻户晓。影片制作团队没有对传统故事进行简单的翻拍,而是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对故事进行大胆创新与改编。他们赋予了哪吒全新的成长历程与性格特点,让古老的故事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和创新性转化,为动漫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源泉。

对于文化创意产业而言,传统文化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无论是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还是民间艺术,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动漫创作者可以从中汲取灵感,将传统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入到动漫作品中,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动漫形象和故事。例如,中国的剪纸、皮影、水墨画等传统艺术形式,都可以成为动漫画面

设计的独特元素,通过现代的动漫技术进行呈现,让观众在欣赏动漫作品的同时,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独特的角色形象设计

在《哪吒之魔童闹海》中,角色形象设计极具特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哪吒的形象不再是传统的刻板印象,而是一个充满个性、叛逆又可爱的少年。他的黑眼圈、双手插兜的姿势以及独特的言行举止,都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气质。同时,影片中其他角色如敖丙、太乙真人等,也都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和独特的形象设计,每个角色都仿佛是从屏幕中走出来的鲜活人物。

动漫设计中,角色形象是吸引观众的关键因素之一。一个成功的角色形象,不仅要有独特的外貌设计,更要有丰富的性格内涵。创作者需要深入研究角色的背景故事、性格特点和情感需求,通过细节设计来展现角色的魅力。例如,在角色的服装、发型、配饰等方面,可以融入与角色性格和背景相关的元素,让观众通过视觉形象就能初步了解角色的特点。此外,角色的动作设计、表情设计和语言风格也都与角色的性格相契合,从而塑造出一个立体、生动的角色形象。

三、震撼的画面视觉效果

《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画面创意设计

堪称一绝,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影片中的场景设计美轮美奂,从充满奇幻色彩的陈塘关到神秘深邃的海底世界,每一个场景都仿佛是一幅精美的画卷。在色彩运用上,影片大胆采用了鲜明对比的色彩,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例如,哪吒的火焰红与敖丙的海水蓝,两种强烈对比的色彩在画面中相互碰撞,不仅突出了角色的性格特点,也让画面更加生动、富有张力。

在动漫设计中,画面视觉效果是吸引观众的重要手段。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动漫制作技术也在日新月异。创作者可以运用先进的动画制作技术,如3D建模、特效合成等,来提升画面的质量和视觉效果。同时,要注重画面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价值,避免过度追求技术而忽略了艺术的表达。可以借鉴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如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意境营造、线条运用等,为画面增添独特的艺术魅力。

四、创新的叙事结构与节奏把控

除了精彩的画面和独特的角色,《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叙事方面也可圈可点。影片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采用了多线叙事和回忆插叙的手法,使故事更加丰富、立体。同时,在叙事节奏上,影片张弛有度,既有紧张刺激的打斗场面,又有温馨感人的情感戏份,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注意力和情感投入。

对于动漫设计创意来说,叙事结构和节奏把控至关重要。一个好的故事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叙事结构来呈现,创作者可以根据故事的内容和主题,选择合适的叙事方式,如线性叙事、非线性叙事、多线叙事等,来增加故事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在叙事节奏上,要注意情节的起伏和转折,避免过于平淡或过于紧凑。通过设置悬念、冲突和高潮等情节元素,来调动观众的情绪,让观众沉浸在传奇故事之中。

五、满足观众情感需求与价值共鸣

《哪吒之魔童闹海》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其精彩的画面和故事,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引发观众的价值共鸣。影片中所展现的亲情、友情、成长、责任等主题,都是人们在生活中所关注和追求的。观众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能够从角色的经历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情感的触动和心灵的慰藉。

在文化创意产业中,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和价值共鸣是作品成功的关键。动漫创作者要关注社会现实和人们的内心世界,通过作品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情感正能量。可以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感体验、社会热点问题等方面入手,挖掘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和故事,让观众在欣赏动漫作品的同时,得到情感的满足和思想的启迪。

理性看待书法“飞白”之“白”

■ 胡代林

古人有“飞白体”一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飞白”不是一种字体,而是一种笔法,是书法中的一种特殊笔法而已。相传是书法家蔡邕受了修鸿都门的工匠用帚子蘸白粉刷字的启发而创造的。东汉灵帝时修饰鸿都门,匠人用刷白粉的帚写字,蔡邕见后,归作“飞白书”。它的笔画有的部分呈枯丝平行,转折处笔画突出,北宋黄伯思说:“取其若发丝处谓之白,其势若飞举者谓之飞。”笔画中间夹杂着丝丝点点的白痕,且能给人以飞动的感觉,故称其为“飞白”。也叫飞白书。汉魏宫阙题字,曾广泛采用。

“飞白”与浓墨、涨墨产生对比,以加强作品的韵律感和节奏感。同时可利用“飞白”使书写显现苍劲浑朴的艺术效果,使作品增加情趣,丰富画面的视觉效果。当然书法的功力在“飞白”中也能充分体现出来。

一、飞白的美妙。书法中运用飞白,体现出一种艺术的美。

首先,运用飞白会产生笔画美。倘若飞白运用得好,有的笔画似流星划过苍穹,有的如快艇急驰水面,有的如悬崖瀑布飞纵,有的像织布细线伸展,有的若女子秀发随风飘动……真是千姿百态,美不胜收。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艺术效果。

细观古代书家所运用的飞白,在其强

烈的书法风格中都蕴含着怡人的笔画美:王羲之的飞白楚楚动人,王献之的飞白顾盼生姿,颜真卿的飞白酣畅纯厚,欧阳询的飞白严谨险劲,赵孟頫的飞白清丽秀逸,米芾的飞白痛快淋漓,怀素的飞白潇洒自如……

其次,运用飞白可使单字增辉不少。单字中的飞白和其他笔画虚实相生,具有图画美,间或具有装饰美。有时,单字中的其他笔画写得平淡无奇,若恰当运用飞白,可使该字顿时抢眼;有时,飞白还可掩盖或挽救一字中不明显的败笔,起到转移着眼点的效果;有时,在单字的某竖画中恰当运用飞白,以求得相对稳定,达到欹不失正、正中寓欹的平衡效果。

此外,在一幅书法作品中能表现上述飞白之美,无不有利于产生整体美。整幅作品中的飞白,有的如山涧一泓清泉,清新自然;有的似花朵零星点缀少女衣裙,款款生情;还有的像孩童在母亲怀里玩耍,富有情趣,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飞白的轻重徐疾中,可以反映出书写的节奏,这也是增强作品整体美的表现之一。

二、飞白的用处。一般情况下,行书和草书中运用飞白较常见,楷、隶、篆书中用得较少。这种现象大概是由各种字体的笔画特点、作品的章法、书写的速度等因素所致。

单就笔画而言,飞白较多地用于竖、

提、横画中,少用于其他笔画,这主要是由笔画形态、运笔过程和书写风格等决定的。至于飞白用在一字中的主笔还是次笔,要特别注意是否得当。有时在主笔中运用飞白,失当便失却重心,得当则有利于尽情施展笔画美;有时在次笔中运用飞白,失当会产生缺失,有失饱满,得当则起到点缀或装饰之美。

飞白一般用于笔画的中部或尾部,要求运笔自如,过渡自然。其中,飞白的尾部,有回锋,有的露锋,一般视书写风格、速度、运笔等情况变化使用。

另外,在一定中上笔与下笔相连处,或是上字的末笔与下字的首笔相连处,恰当运用飞白可增强一定的美感。但飞白牵丝要宽窄、长短得当,承接转合要自然而不失力度,并且要求飞白牵丝不宜过多。

三、飞白的忌讳。运用飞白作书,要求恰到好处,因此在书写过程中有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忌飞白出现单字起笔处或笔画的前端,或过多出现在一幅作品的首字。否则,整个字或整幅作品便失去气势,使得“立”起来的力量锐减,即不能“造势”。其原因是单字起笔处出现飞白有显散漫,也不合笔法规范;首字过多出现飞白则显轻浮,也不合章法。二者都违背了书法创作的一般规律。

二忌一字多飞白,即一般在字的一笔

中出现飞白,少有两笔同时出现。倘若一字中过多出现飞白则导致笔画不实,有飘浮之嫌,其原因可能是在运笔过程中没有掌握好轻重徐疾,心(眼)到而手未到,没能控制好节奏。当然,有些书写者故意追求多用飞白之美,这或许值得研究。

三忌整篇多飞白。整幅作品中过多运用飞白,易导致松散不实,气断而乏力。飞白在整幅作品中只能起点缀作用,以少胜多,以巧胜多,以精胜多,方可增强整体美。这就要求书写者在创作前充分做好整体考虑。而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有所变化也是很正常的,那就看书写者的驾驭能力如何了。

四忌飞白过长。有人会问,古今书法名家中不是有将飞白拉得很长的例子,那是风格的展现,是书艺已达到一定境界而情感自然流露的具体表现。一般书写者不要刻意去追求用过长的飞白凸现自我,要打好书法基本功,循序渐进,达到自然表现的最佳境界,方能将飞白运用得长短适宜、挥洒自如。

五忌飞白软弱乏力和不自然。仔细研究书写高手的飞白,均刚柔相济,多用中接,水到渠成,浑然一体,神采奇妙。这是习字者前进的方向和目标。“飞白”这种笔法只能作为一种书法创作中的点缀,不可为“飞白”而“飞白”,故意为之,而是出于一种情感表达需要的自然流露。